

字狀象形表意——象形漢字的絕唱

易洪川

湖北大學文學院漢語研究所

漢字字狀指的是漢字形體的形狀，與通常說的漢字字形含義大同小異。不過，人們說到字形的時候，總是把它看成是在作為字形、字音、字義三者統一體的漢字中承載著意義和讀音的那一部分。「漢字字狀」則僅僅指某個漢字的圖形形狀，它與字形最大的不同是：字狀一般主要著眼於它只是一個由線段構成的圖形，或者說，它只是一種由大致平直的線段構成的平面設計。

古漢字中，有的漢字字形整體就像它所指稱的某種實物，有較強的表意功能，裘錫圭先生所論的象物字例如甲骨文、金文中的「日、月、虎、馬、魚、人」等屬於這一類。有的漢字整字形體中的某個部分(或者某些部分)像某種實物，裘先生所論的指示字(同於他人論著中的指事字——筆者按)例如「本、亦(腋)」，象物字形式的象事字例如「又、矢」，會意字例如「從、北、尖、山、見、欠、林、刪」，形聲字例如「齒、雞、字」等屬於這一類。以上列舉的漢字的古字形，都能夠通過自身的圖形特徵與實物的相似性來表達字義，有較強的表意功能。(參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七章，商務印書館，1999)

漢字字形隸定以後有了較大變化，此後的漢字系統區別於此前的漢字系統的一個基本屬性就是它不再象形，不以象形來表意。如果還要在漢字系統裏找尋字形整體或部分像某種實物的漢字，恐怕只有「凹、凸、田、丫」等寥寥數位勉強可以劃拉進去。應該說，在現代漢字系統裏，漢字的字形已經不能夠通過自身的圖形特徵與實物的相似性來表達字義了，現代漢字字形已經沒有古漢字字形所具有的象形表意功能了。

但是我們不難發現，雖然作為象形字的漢字在現代漢字裏已經不復存在，然而在漢語書面語中字形仍然有一定的象形表意功能，它主要就反映在本文所論的字狀象形表意中。使用漢字的人，仍然樂於直接用漢字的圖形形狀去追求象形表意。漢語中的字形詞語就是因此而產生的。

字形詞語，是漢語尤其是漢語書面語中特有的一種詞語，其基本結構方式為「(某+字)+中心成分」，基本用途是以詞語中出現的「某」這一漢字的字狀象形表意。例如：

金字塔：「金」的字狀遠看像這種建築物
 工字鋼：「工」的字狀像這種鋼材的剖面
 十字架：「十」的字狀像這種木架
 田字格：「田」的字狀像這種框格
 之字路：「之」的字狀像這種彎彎曲曲的路
 丁字街：「丁」的字狀像兩條路的會合
 八字腳：「八」的字狀像雙腳的步態

以上的例子都是用來表述事物的。但是，字形詞語並不限於表述事物，也有不少用例是表述動作的，例如：

把戰船一字排開	《濟公全傳·192回》
每到晚便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	《水滸傳·第三回》
屏門開處，先有兩個十字披紅的家人出來	《兒女英雄傳·第二十七回》
三匹馬丁字兒廝殺	《三國演義·第五回》

例中的「一字排開」是指將戰船排成全面而推進的陣勢，像個「一」字；「橫羅十字」是指兩臂展開像個「十」字的睡相，如果連腳也舒展開來，那就是「大」字了。另外的兩例也都是以字形來表述動作特徵。

分析上舉的各個用例，我們可以概括出字形詞語的下列特點：

一、基本結構方式「(某+字)+中心成分」構成了一種比喻，表示「中心成分像漢字」一類的語意內容。

在字形詞語中，「(某+字)+中心成分」構成了偏正型比喻。偏正性的比喻從本體與喻體的前後語序看，有順喻、逆喻等種類。順喻的格式是「A像B」，例如「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逆喻的格式是「B像A」，例如「火焰般的年華」。字形詞語裏的偏正型比喻是逆喻，也就是說，它強調的是「B像A」，例如「金字塔」應該理解為「塔像『金』字」，「十字路口」應該理解為「路口像『十』字」。

我們知道，比喻這一辭格的基本功能就是把抽象的、內在的東西形象化、具體化。「形象」和「象形」兩個詞雖然構成語素一樣，但是位置相反，詞義也不相同。不過，兩個詞在重視所指稱物件的「實物」屬性方面卻是相當一致的，它們都強調某一事物的具體的形態或者姿態。所以說，就字形詞語而言，比喻的「形象化」功能和漢字的象形性在該詞語中是合而為一的。字形詞語的「(某+字)+中心成分」結構，為利用漢字字狀作比喻提供了空間，使某個事物形象化、具體化，也有利於漢語社會裏識字者對字形詞語中心成分的理解。那些從沒有見過金字塔的人，借此可以知道它的形狀與某個漢字相仿，其中認識「金」字的人，則更進一步明白塔形與「金」字字狀相仿。

還應該看到的是，在字形詞語例如「金字塔」「十字路」等中，其中心成分本來是「塔」等，由於用了逆喻的修辭手法，漢字「金」「十」等凸現了出來，這也增強了字形詞語的字狀象形表意能力。

二、「某+字」是個同位結構(複指結構)。「某」與「字」的關係是同位關係，在「某+字」的同位關係中，A、B兩項有「A這個B」的語義關係，這就消解了作為形音義統一體的漢字A原本具有的A字的字義，而轉化為B類意義。這樣一來，就凸現出了A字的字狀即圖形形狀的特點，表明它眼下的主要作用是描畫某種形態或姿態，提示接受方不要去考慮A字原本具有的字義。

字形詞語用同位結構消除進入該結構的漢字的字義，突出這個字的字狀特點，是一種極其簡潔、明瞭的象形表意方法。否則，「金字塔」「十字架」等等就要表述為「像『金』這個字字形的塔」「像『十』這個字字形的架子」。

進入字形詞語「某+字」組合中的「某」的字義，雖然通常都被消解，但是這一點限於同位結構。當「某+字」的組合這串字不是同位關係時，「某」的字義也就不能被消解。試比較下面的兩例用法：

尼羅河畔的金字塔

商店的金字招牌

後面一例的「金字」是偏正關係，「金」的字義沒被消解。

三、組成漢字的筆劃類似於所指稱事物的狀貌

在字形詞語中，所嵌入漢字的字狀是理解該字形詞語意義的重要成素。該漢字的各個筆劃被提取了出來，並且被升級成為相對獨立於整字的個別圖形，以它與所指稱某個事物、動作的相似性，描畫出字形詞語所指稱的某個事物、動作的可見特徵。

「金字塔」的「金」是勾勒的輪廓，「工字鋼、丁字路、之字拐」等，就有了細部描寫，「米字格」、「回字花紋」，幾乎成了實物的照相版。總之，字形詞語中的字，其多數筆劃都直接描繪所指稱事物的狀貌。如果說，古漢字的象形在成其為文字時，多少偏離了所指稱實物的具體狀貌，那麼，字形詞語中所嵌入漢字的字形，則反其道而行之，儘量圖形化，儘量爭取與實物的相象。詩人杜宣詠金字塔的絕句有一聯寫道「塔名金字費推敲，至此方知撇捺高」，可以說是深得其中三昧。

不過因此而認為字形詞語裏的字，其字義影響已經全然消失，似乎也不夠妥當。仍以「金字塔」一詞為例，當初為甚麼不稱之為「金字塔」或者「合字塔」，恐怕與「金」字的字義多少還是有些關係。

字形詞語的上述特點顯示出：現代漢字在不再借助形體直觀地象形表意後，仍然在利用字狀象形表意。這一方面與漢字形體的多樣性密切相關，它使人們得以找出某個具

有特定字狀的漢字與具有特定狀貌實物相聯繫；另一方面，也與漢字的多數使用者的思維定勢密切相關，不少人至今認為漢字的形體構造主要是一種圖形，而圖形總是與實物聯繫的，文字才僅僅和語音相聯繫。所以，字狀象形表意才能猶如象形漢字的絕唱，「餘音繞梁，三日不絕」。

字形詞語或許不是漢語中特有的現象，但是字形詞語發達一定是漢語中特有的現象，漢語社會裏大量存在的字形詞語以及類似用法，還提示我們去思考一些問題。例如有人曾經作過實驗，證明說漢語的人大腦皮層中有個專化的漢語聲調區。推論起來，認識漢字的人，大腦皮層中裏是不是有個專化的漢字字形區？否則，為甚麼我們會有那麼多的漢字字形化的產物，例如漢字畫、漢字操、漢字服裝、漢字字形建築……？或許，真是這樣。